

战斗·生活·创作

——八路军抗战剧团的美术工作

■李琦

硝烟中的灯火

1937年秋，在我们快到陕北的路上，一些村镇驻满了正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我们每进一村，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满墙的标语、漫画。记得其中一幅漫画是：一个袖口上写着“中国”的大拳头，把一个日本鬼子打得脚板朝天。

我们参观了连队的“救亡室”（即红军时期的“列宁室”）。这是俱乐部，也是连队各种活动的中心，都是找的村里又大又好的房子。里面布置得既整齐又热闹，连顶棚上都垂挂着红绿纸做的彩链，墙上的壁报中还有漫画，正面并列贴着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画像，使人一看，肃然起敬。

八路军在这些村镇只是路过，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还把“救亡室”布置得那么丰富多彩、严肃活泼。这支革命军队时刻注意精神武装，而美术则是武器之一。

这里我所谈的，只是人民抗日剧社（后来更名为抗战剧团）。这个剧团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直属的一个主要剧团（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篇专访这个剧团的文章）。当时鲁艺尚未成立，先到延安的艺术人才，有的就分配到这个剧团。

木刻家温涛，是1936年冬来的。他在延安创作的作品中有一幅毛主席像（是根据斯诺拍的照片刻的），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幅毛主席木刻像了。温涛多才多艺，音乐舞蹈都很擅长。他是剧团这方面的教师。斯诺在《访温涛》一文中称他“百艺通”。

胡一川同志到延安之前就是著名的“左翼”木刻家。他于1937年秋到延安，初来剧团时还和我们睡在一个大

炕上。我们亲切地叫他“胡教员”。他的作品在当时延安的窑洞里，城门洞里，大街上到处张贴着。1938年春，剧团开赴国统区一带工作时，走到哪里，胡一川同志的木刻作品就可能出现在哪里。他随身带着木刻刀。这时期他刻过《组织起来》《打倒汉奸》《送公粮》等。这位革命的木刻家就在我们这个八路军剧团，同志们都引以为豪。胡一川同志歌也唱得好，一路行军一路歌。他唱《马赛曲》是用法文，声音雄壮嘹亮，悦耳动听。我们一伙小鬼跟在他后头跟着学唱，把行军的疲劳全忘了。

施展同志原是上海美专的学生。1938年春来到剧团任教育科长。每到一地，他首先忙起来，一口气画出许多“海报”。上面除了文字外，还画上抗日剧目中的人物，或是男女老少观众的笑脸。这种带画的“海报”一贴出去，马上就吸引了观众。施展同志每次画“海报”，我都主动给他打杂，立在一旁百看不厌。他和胡一川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

在剧团的美术活动中，“写标语”是保持多年的传统，有时也在墙上画简单几笔的漫画。工具是麻捆的刷子和锅底灰。

其他的美术活动就时有时无了（如给劳动模范、自卫军英雄画像）。在没有照相机的条件下，画个铅笔像对被画者本人和看画的群众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有一次，我们把一个区屡立战功的自卫军模范人物都画了出来，整版贴出。开戏之前，老乡全涌来看，大家用敬慕的眼光看看画像又看看本人。

还有一次，大概是遇上“五一”国际劳动节吧，当地政府拿来些白布，要画马、恩、列、斯、毛的像。我们杂凑了各种材质的颜色，包括染料。初生牛犊不

畏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画大幅领袖像。画的水平不高，但戏台上方挂满了一排，增添了节日气氛。观众都仰头端详这些无产阶级领袖的肖像，情绪格外高涨。

剧团美术组的同志有时还被抽调去参加各种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有一次边区政府举办生产展览会，边区文化协会是一个工作点。当时，任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施展同志领着大伙夜战。窑洞里，往常的小油灯换成了汽灯，每人还发了难得的夜餐——馒头。作为一个美术学徒能有这样好的画画机会，我真是兴奋极了，画到天亮都不觉得困。不过其间也有扫兴的时候。由来是这样的：我们的棉花是两年一套，剧团的小同志穿衣特别费。我的袖口都磨短了，吊着布条条。画画前，我把布条一一捻好，搞成“紧袖口”，可画着画着，布条开了。当颜色还没干时，不小心胳膊一抬就把画面弄花了。所以施展同志不断提醒我：“李琦，注意你的‘扫荡袖’！”

就连延安手工制的粗糙马兰草纸，美术组成员每人每月也只能领到两张。我把它尽量裁成小块练习速写。先用铅笔在正反面画过，再用自制木炭条另画一次，这样可画4次。要是搞到一张白纸，那就细心收起来留着派上重要用场。

没有老师，就跟在鲁艺师生后面瞧他们怎样写生；没有教材，就总跑去看鲁艺的画展和壁报上的漫画。连鲁艺礼堂挂的领袖像，我都一一临摹过。这是1939年和1941年期间，剧团先后两次住在桥儿沟的情况。像这种有利条件并不多，因为剧团大部分时间是要巡回演出的。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我们常常是整天行军，画画时间更少了。走路，是可以学字

的。早晨出发前，班长领来生字，有的同志把纸条挂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学。可是想练习画画就难了，只有利用每走10里吹哨子休息的10来分钟，拣起树枝在地上画身边同志的休息姿态。碰上来驮“戏箱”的毛驴多时，小同志不但可以不背背包，还可以坐在毛驴上。毛驴走路稳，我在上头画速写。

说起节约时间来，我还见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到石鲁同志住的窑洞，见他正伏在靠窗户的桌子上刻木刻。忽然，在窑洞后部，他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儿子哭了起来。石鲁告诉我不必管他，然后用脚把系在桌子腿上的根绳子动来动去，孩子就渐渐不哭了。原来，他把孩子放在一个筐里，把筐吊在窑洞后部的梁上，那里又暗又暖，孩子好睡觉。从筐上再拉一根长绳到桌子腿上，孩子一哭，他就用脚动动绳子，不耽误手里的工作。这是1944年的事情。这时剧团已经合并，改编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石鲁同志是这个团的美术组组长，成员有刘迅、程士名等同志和我。有一天，石鲁同志说我应该练练基本功，说着铲来土和泥灰，然后教我画素描。这是我头一次练画的“石膏教具”。困难条件下出智慧，看来这是条真理。

作者简介：李琦（1928年—2009年），中国著名肖像画家。1937年加入延安儿童剧团参加抗日宣传，1941年入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1947年赴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美术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代表作有《主席走遍全国》《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的总设计师》等。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红色足迹

夏日，苏北大地草木葱茏，暖风劲吹。我走在盱眙的城乡之间，感受着乡村振兴带来的蓬勃生机。当踏入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时，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耳畔仿佛听到炸裂的回响。

黄花塘，一座普通的小村庄。1943年，它见证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2万余名新四军将士以延安整风为指引，用真理火炬照亮敌后抗战的征程。

我站在纪念馆的展厅中，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文件，还有锈迹斑斑的军号，仿佛看到当年官兵在祠堂、晒谷场、竹林下学习讨论的场景。当时，皖南事变的阴霾尚未散尽，毛泽东同志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新四军的整风工作指明了方向。从延安送来的整风文件，迅速翻印下发部队。在油墨未干的纸张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号召，敲击着每名官兵的心。

各师党委纷纷召开扩大会议，将整风文件与具体工作相结合。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在分析反“扫荡”战斗时发现，部分指挥员依赖地图指挥，忽视实地侦察，导致几次伏击战扑空，他要求指挥员每次作战前必须亲自到前沿阵地勘察。

整风剿除了痼疾，也淬炼出赤子之心。战士王二虎为偷拿老乡红薯痛悔落泪，老兵李大山直指战报问题。连队教育课堂上，“不拿群众一粒米、一寸布”的感人事例，让群众纪律融入血脉。

1944年8月，陈毅受毛泽东、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华东局、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电，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黄花塘周边的田野上，一场大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展开。

射击场里，神枪手吴运铎蹲在地上，手把手教战友调整标尺：“三点一线不是死规矩，风大要偏半指，太阳晃眼得眯右眼。”投弹场上，女战士李敏创造的“转身旋臂投弹法”让手榴弹投掷得更远，被写成口诀广泛推广。刺杀训练中，参谋长赖传珠亲自示范“突刺、防刺、反击”三

淬火黄花塘

■余国强

招，强调“刺刀见红靠的是胆气，更靠的是巧劲”。土工作业时，战士们发明的“分步爆破挖坑法”，让构筑掩体的速度大大提高。

整训中，“同吃同住同训练”成为铁律。某团政委发现司号员晚上睡凉地，便把自己的铺位让出来，自己和战士挤通铺。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增强了部队凝聚力。

淬火的锋芒终现于战场。车桥战役，新四军攻克敌多处重要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寇。当新四军挥别黄花塘时，这支队伍的刺刀更亮，心气更齐，与百姓的情谊更深。

站在纪念馆的出口，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历史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黄花塘淬炼的精神火炬，永远激励着后来人阔步前行。

七彩风

清风正气歌（歌词）

■顾中华

上下五千年
翰墨写沧桑
天地间清风正气浩荡
竹生若上还坚劲
梅立雪中报春光
丹心照汗青
碧血染沙场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芬芳了时光
我们沿着你的足迹
追寻你的模样

人生百年路
热血谱华章
两袖间清风正气浩荡
雪压青松松更直
菊残犹有枝傲霜
清白留人间
苦难铸辉煌
一个动人的故事
荡气又回肠
我们赞美你的品格
挺起时代的脊梁

“士”说心语

■王海涛 黄奥捷

爬上罐顶进行五六个小时的专业训练。量油尺一次次从他的手里缓慢下放、触底、提起，再触底、提起……每次训练，徐川都把它当成是一次挑战，努力使测量数据更加精准。

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加，无数次测量练就的肌肉记忆渐渐让他战胜了手颤的问题。不到半年时间，徐川便可以独立上罐测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

“只要还有进步空间，就要不断努力。”活动中，警卫勤务连下士班长苗雨亮回忆起一次次挑战极限的经历，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长跑是苗雨亮的强项，他还是一名上等兵时就打破了仓库5公里纪录。尽管后来速度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训练，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依然坚持长跑训练。上个月，在上级组织的军体比武中，他以绝对优势夺得3000米跑第一名。

“拼一时不一定出成果，一直拼肯定有收获！”听了这位年轻班长勇于拼搏的故事，大学生新兵李荣说：“我要学刁苗班长那种拼搏的精神，努力争当排头兵。”

“搭建这个平台，目的就是鼓舞官兵斗志、激发奋斗热情。”该仓库领导介绍，他们还将设立典型橱窗、编印故事集，激发官兵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热情。

活力军营

“比武竞赛，离不开团队的密切协作和攻坚克难……”日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组织“士说心语——听老班长讲故事”活动。分队长、一级上士邢雨讲述了带队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比武并最终夺冠的经历，引起战友们的共鸣。

该仓库领导介绍，他们组织“士说心语——听老班长讲故事”活动，以被各级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为主体，请身边典型登台讲述成长经历和奋斗故事，激励官兵扎根山沟、奉献军营。

“第一次上罐测量油高时的尴尬，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油料计量员、一级上士徐川登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背景屏幕上展示了一根被磨得锃亮的针头。徐川说，刚接触油料计量业务时，因为有手颤的习惯，险些让他离开这个岗位。因为油罐横截面积大，哪怕是0.1毫米的误差，也可能有几十公斤油料的出入。测量时，手稍微一颤，结果就会有天壤之别。

为了克服手颤，徐川每天坚持穿针100次、做1000次握力训练。他随身携带的两个握力器，力度从最初的5公斤慢慢提高到后来的30公斤。

除了这些辅助训练，徐川每天还要



“律”的延伸

■王志轩

此听到凤凰的鸣叫，其中雄凤鸟的鸣叫有6个声音，雌凤鸟鸣叫也有6个声音，凤鸣与吹奏律管的声音恰恰相合。黄钟律的宫音，是标准音，十二律系统从它派生出来。

中国先秦时期有着发达的礼乐文明。《尚书·舜典》：“律和声。”《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六“阳律”与六“阴吕”共同构成完整的音阶系统，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和谐秩序的追求。

中国的礼乐文明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军事行动也有礼乐规范。《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王者之师的仪容举止，都要符合礼乐规范。《周易·小象传》：“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每当有王师出征、讨伐不义，都要行“大师”之礼。“大师之礼，用众也”，汉代郑玄注释：“用其义勇也。”为了调动人民群众为正义而战的热情，出征之时，由太师手执律管，演奏军

乐，“执简律以听军声”。当王者之师得胜回朝，由大司马左手执律管，右手持黄钺，高奏凯歌，引导军队入城，向“社坛”报告战功。《周礼·夏官·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

十二律不仅与音乐有关，还与古代的历法制定紧密相连。十二律与一年十二个月份一一对应。西汉的官员刘歆“考定历律”，也是以十二律管中的“黄钟之管”为标准器。《汉书·律历志》较为完整地记载了以律管为基础的历法及度量衡的理论统一。而《后汉书·律历志》则完整记录了用十二律管来观测一年十二个月变化的“候气之法”。所谓“候气之法”，就是在密封的室内，将装有“葭灰”的十二根律管按照音律的顺序和对应的方位斜放于木案。每当时令推移、节气变化，对应的律管内的葭灰就会飞散。这样一套以律管为核心的候气法，作为验证律历正确性的实验在古代中国代代相传。有些候气律管是用玉制作的，所以后世用“玉律”